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蘭筏

第十九回 徹金蓮奉旨完婚 沾玉粒還鄉祭祖

詞曰：阿嬌不與人同，玉芙蓉。千里姻緣定聚，喜相逢。
功已就，名已遂，樂從容。天祿光，呈祖考，實增榮。

右調《相見歡》

話說田中桂當日因賑饑有功，超升巡撫，又赦了父母回來，籍投的家產，又都給還，田中桂一時歡喜非常，不想張閣老夫人因這一本，倒與張閣老廝鬧起來。你道為何？原來是為小姐的婚姻。先前大小姐自與二小姐爭婚之後，定與李希聲家的公子，已經出嫁。今日二小姐先許配的，倒未有定期，原指望賑饑復命，即便完娶，誰知坐升巡撫，婚姻的事，只管擔遲了，所以張夫人為著女兒著急，與張閣老廝鬧。張閣老道：「這事有何難處，夫人不必著忙。女兒的姻事，原是聖上主婚的，我明日奏聞聖上，將女兒送上任去完婚便了。」夫人道：「送上任去，畢竟不如招贅的，當君眼前，有許多親熱。」張閣老道：「夫人差矣，女生外向，那裡隨得自己的意思。官宦人家的女兒，那一個不是隨任遠離的。就如大女兒，嫁與李希聲家，難道也常在眼前不成！」夫人聽了，遂不作聲。

次日早朝，張閣老果然將田家姻事啟奏，朝廷傳旨道：「田中桂既然遠任，即著司監二名，徹金蓮寶炬，送你女兒前去成親，再著地方官隨處應備船只。」張閣老叩頭謝恩。回來對夫人小姐說知，大家歡喜。

張閣老因女兒是皇上主婚的，整備妝奩，不敢草草，真是極盡人間的玩好。當時京城百姓，看小姐起身的，不知多多少少，地方官久已整備船只纜夫，誰不知當朝宰相的小姐，現任巡撫的夫人，熱鬧風光，難以言盡，一路無話。

田中桂接得此信，差官遠接，到了蘇州，欽差太監著人將御賜的金蓮寶炬，照在新人八轎前頭，半朝鸞駕，鼓樂笙簫，真是人間未曾有的榮耀。百姓的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都來觀看，到了撫院衙門，田中桂先謝了聖恩，然後與張小姐行合巹禮畢，擺宴管待欽差的太監。次日清晨，兩個太監來辭行進京復命，田巡撫又設席送行。太監去後，田巡撫與張小姐如魚似水。

忽一日，田巡撫鬱鬱不樂，張小姐問道：「相公往日退堂，甚是歡喜，今日進來，面帶憂容，是何緣故？」田巡撫道：「下官各有心事，夫人有所不知。」張小姐道：「相公差矣，你讀書登第，做了如此大官，正宜開懷受用，為何反愁悶起來？相公的心事，妾願聞知，或者可以解悶消愁，亦未可知。」田巡撫道：「心事是有一件，只是不好對夫人說得。」張小姐道：「相公的心事，妾已知之，莫非想著家中娘子，故此愁悶。」田巡撫見張小姐猜著心事，因笑道：「夫人可謂聰明，下官拜服了。」張小姐道：「此事有何難處，何不回去走走，再來做官？」田巡撫笑道：「夫人差矣，做官各有職守，豈有回去走走再來做官之理。」張小姐道：「難道奏過朝廷，也回去不得麼？」田巡撫道：「苟非公事，何敢輕奏。」張小姐道：「何不說回家祭祖去。」田巡撫大喜道：「夫人所言極是，下官有這大題目，今晚便修下本章，明日拜本，星夜進奏便了。」

到了次日，果然修本進京，專候命下。張小姐道：「若是朝廷依了，我和相公一同回去。」田巡撫聽了，暗想道：「我家虞娘子，乃是首妻，這裡張小姐，又是宰相的女兒，惟恐相爭高下。」想了半響，權應道：「且看聖旨何如。」過了些時，聖旨下了，上批道：「田中桂告假祭祖，此係倫理攸關，限兩月回任。」田中桂一聞京報，便對張小姐說知，張小姐便準備同行，田中桂只得勉從，但胸中甚是躊躇。

忽報老太爺與老太太奉赦回籍，路過蘇州，已到無錫了。田中桂聞報，飛傳職事，駕船迎接，從早到晚，方才接著，相見痛哭，然後問及近況。一路上，大小官員，都來迎接。田中桂請父母到撫院衙門去住，父母道：「我是奉旨回籍的，不便在此擔擱，聞得你祭祖的旨下了，何不收拾同行？」田中桂見父母不肯進衙，只得回來，差撥幾號座船，同張小姐前來，見了公婆，一同起程。一路上，大吹大打，插著巡撫軍門奉旨祭祖的牌，好不熱鬧，較之揚州回家的光景，大不相同。田中桂心中，只是慮張小姐與虞娘子相會，不知作何情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顧天飛評曰：把田中桂說得風光熱鬧，俱是帶映從前的冷落，見得結交錯了，便如此失意，結交是了，便如此得意。文章之妙，真是千里來龍。鴛鴦繡出憑君看，不把金針度與人。